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八十一

宋 蘇軾 撰

尺牘八十六首

與楊元素八首

黃州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履
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內外
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略道所以然者未間伏惟為
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勸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手
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蓄側
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雨忽忽別去至今不
足示論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某
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便者軍屯之東三百

石者便為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近有一
莊大佳此彭寺丞見報亦聞與問看今日章質夫之子
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果蒙
公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為蒼生復起當却為公
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舊守到發冗甚不一

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為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幸

甚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為謝適冗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覺彭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啓乞致下懇

又

遞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為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需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為人自

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去
幾里但遞中書須半月乃至也竒方承錄示感戴不可
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
廣竒聞以為閒居之鼓吹也然竊謂宜更廣之但囑知
識間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
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菜菓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
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來往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曾
參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坐
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皆達
矣胡田先塾後買所謂抱橋澡浴把纜放船也呵呵九

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來便附去見陳季常慥云京師見任郎中其孚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子去五六十里有田五百畧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遷遷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稍重告為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託他也晚亂尊聽負荆不了也

答上官長官二首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觀
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周思深妙有意
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淺學所
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半面獲此三貺幸甚幸
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顧視索然無以為報
但藏之中笥永以為好而已適病中人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教

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
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遊其間
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略寫其彷彿
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託
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蹟之甚出口落
筆為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

如牢閉口莫把筆底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作好事者
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為人所憎當為公作
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修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
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餠已入末限聞此當伺駕耶老兄
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
有樂事今日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

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瓢無恙
四栢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北還得手
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
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叔以下各安子明微累
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力副尊長
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望而子明子

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末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麤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

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為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似一入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官遊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

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
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
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魚蟲之類皆是供
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
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
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

東坡雪堂種蔬接巢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為一笑
為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諸親知
書各為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
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血精作薑豉
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豬鳴矣老兄嫂
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
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
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

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
郎娘各安否此中九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
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
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
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
往還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

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
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喻也自惟潦倒
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
不可得而況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在音
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劓特有良藥乎未
脫罪籍身非吾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

畢此意也

答寶月禪師三首

近遶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
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書
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即
請入石碑願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于滕元發大字不
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
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

撰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
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
建茶一角子勿訝塵浼餘惟萬萬保練適况中清師行
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喜
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
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

巾杖履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
更請自愛晚歲為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瀾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
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為作記并求
的便附去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
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昶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廟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餽餉中原無復寧歲况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

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
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
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浼瀆藤旣
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
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慢之過遠辱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任
遠徼不足久留賢者然被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績素聞
使者交章佇聞進擢以為交游故人光寵

與蹇序辰四首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歎
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少信
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一起深
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喙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愧負深矣乍暖起居何如閒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
可言衝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閭
之末亦竊以為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故舊書
詞過重只益惶悚旦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常蔽於安佚而達於憂
患顧深照此理况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濶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竒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裁謝而春夏以來卧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病再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慙而已孰知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

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佳勝某自竄
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諭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
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
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竊望憐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
私亦欲耳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
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遞中辱書此

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噉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
為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異也可畏劉宗古
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具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款
曲為之此興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悵惘然晚來起居住佳勝後會未可期

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為禱葬期不遠想途中不復滯留九事稟議大阮為佳仍恕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悵惘然辱教喜起居住佳勝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居
佳勝為慰來日離此水甚愜澁不知趁得十五日上否得
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為佳也餘萬萬自
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叨
恩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為多致謝懇也

又

承舟御不遠數百里相從風義之重感慰何極經宿起居何如郡中雖留數日竟少暇陪接又不得一候館舍遂爾遠別可量悵惘

又

得之晚得子聞之喜慰可知不敢以俗物為賀所用石硯一枚送上須是學書時矣知似太早計然俯仰間便自見其成立但催促吾儕日益潦倒爾恐得之惜別又

復前去家中闕人抱孩兒深為不遑呵呵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負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為惘惘然喜久客牢落得遂歸計也此日已還侍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書悵然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閒軒簟軟雞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於外也閨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為簪組所縻倘得見

斯人乎僕亦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惠問

答程彛仲推官二首

濶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吾兄不忘疇
昔時枉遠書感忤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住佳勝又讀別
紙所寄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
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必

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
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
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飢聊發千里
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答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閒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辱書承起
居佳勝為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暄惟
萬萬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住勝食已本欲奉謁適
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訪否
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修二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雨涼
竊惟起居住佳勝旦夕當獲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以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乃無浹旬蔬食耶一噓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勝二詩高妙讀之喜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丸更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飯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
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媼
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其
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斃繫於此不
得一望其履幕慨嘆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

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
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呈
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彥道處亦有一贊并為
看過因家兄龜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居安穩兒從夫遠
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瘴春
寒千萬為法自重不宣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為慰賢上人前年
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橋用
工初不滅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肖窮蹇

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人神響應安能便成可喜可喜
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釋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為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額
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位姓
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可使也

惠及竒菽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師二首

黃長生人來辱書承起居佳勝為慰示及黃君佳篇及
山中圖刻欲令有所記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但多
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副其請
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絕境寤寐不忘何日得

脫纓絆一聞笑語思渴思渴

與人

辱書承起居佳勝竒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慙悚之甚
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

離黃州

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方
迫往筠州未即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
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
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沿流入
淮汴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
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
計公聞之亦淒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集冗迫
之甚公能兩三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元弼藥并
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瓷器更煩差人得否

與王慶源

窮僻少便久不上狀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謝
事古今所共賢二疎師傅淵明縣令均為高退昔人初
不為優劣也謹以此為賀二子學術成就瑞草橋果木
成陰卧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味矣除却
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笑也某蒙恩
量移汝州回念墳墓心目斷絕方作舟行何時復到汝
到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羨何及乍熱惟萬萬

順時自重

與楊元素二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人
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咏之樂數日來人皆云公移
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擢矣某
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裝舟行自
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繚繞遄回然久困資用殆
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為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
欲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為成之亦佳
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葬魚腹知之二詩錄
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護無
為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久不奉書疊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住勝汝郡
務簡儒師清閒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究令
兄不敢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備至感忤不已臘雪應時山中
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警教但
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為愧耳重
承人船相送益用感忤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萬萬
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并倡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幸
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為衆望公來長廬如何如何某
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臾留數日携家入山決

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深也太虛
已去知之

答賈耘老四首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
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義之深具與世異趣也
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
是為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其髮少加白耳餘如
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
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公當
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為卑末送
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
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

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者便

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
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
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
否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
乞居常見郎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葬却
老妳二姨

子由乾
妹也

住二十來日却乘舟還陽羨姪能來

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萬萬自愛

與潘彥明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住安眷愛各無恙不見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東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彼遂為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覩縷惟千萬保

愛

與開元明師五首

奉別累年舟過境上懷想不忘遣人惠書知法體安穩
感慰兼集咫尺無由往見萬萬自愛

又

石橋之壞每為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蹇之
人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涯但勿廢此志歲豐
人紓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即還南也

知之

又

中前經過幸聞清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知約在
樓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比日法體
何如拙詩一首聊以寄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切祝切
祝

又

久復一見甚以為慰泥雨遠煩瓶錫不克款語但有感

乍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
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供養
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令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漢契緣
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答王定國三首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

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近在
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
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懷至願但
不如彼此省事之為愈也

又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為瘴
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雖猪魚蒜遇著便吃生老病死
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常云定國瘴烟窟裏

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
頑愚即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
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
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
後誰復出我于溝壑者歸耕沒齒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為輕重見顧者
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歎老弟之遠外蒙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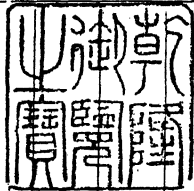
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答靈鷲遵老二首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既傳之諸祖何不自家留使既已倒持輒當逆化呵呵

又

疊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攀
和恐久立大衆呵呵



東坡全集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_臣高 中

謄錄監生_臣李春和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八十二

宋 蘇軾 撰

尺牘九十八首

谷楊元素

赴登州

專人至辱長箋為貺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疎悚
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啟事近
所傳益非實也未由合并千萬順時保愛人還適在瓜
州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楊康公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
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
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
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
戲為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
也

答姚秀才三首

過蘇首辱垂訪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陳謝又煩專使
惠問勤厚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編石
刻良為珍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萬以時
保練

又

近專人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無
由尚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
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况復收耶謹附封納
不訝

荅王慶源二首

登州
運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不
審比來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夢想歸路
如痿人之不忘起也溽暑向隆萬乞以時保重

又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哥
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瘴
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
見海市狀如煙雲為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
一詩錄呈為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兄中未及荅因
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荅潘彥明二首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佳勝甚

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歎不已緬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兄亦蒙惠書冗甚未及荅且申意毅甫興宗公願各為致區區餘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待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往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樸相伴使忘遷謫之意亦諸君

風義也不罪不罪

與子安兄二首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侍之期歲行盡但有懷仰即日
履茲寒凝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塋每煩照管感
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辭免
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即瞻奉萬乞
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瑩芟松甚煩照管如更合芟間告兄與楊五哥略往觀當分明數點根槎交付佃戶免致輒便偷斫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膠半斤真阿井水煎者青州貢棗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

與鄉人

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面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嘗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

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乍得一處不
為喜幸然此郎君乃作諫官豈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
故詳及一二

與楊元素三首

奉別忽將二載未嘗定居到闕以來人事衮衮不皇上
問愧仰深矣比日切想起居佳勝近聞小人輒黷左右
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
觀之何啻蚊蟲一笑可也知故舊皆已還朝坐念老兄

獨在江湖未免慨歎也更冀順時為國自重冗迫不及

詳

又

忝命過分皆出素獎碌碌無補日憂愧耳舍弟適患赤

目未能上狀又適有鄉信堂兄承議

名不疑

喪亡悲痛中

不能盡區區恕之恕之都下有幹示及

又

陳僉主簿聞公已薦之感戴之懷如親受賜也幸為始

終成之此人實無他腸可保信也不罪

與陳季常

某局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閒人不覺劫劫過日
勞而無補顏髮蒼然見必笑也子由同省日夕相對此
為厚幸公小疾雖平不可忽善言不離口善藥不離手
此乃古人之要言可書之座右也藥物有彼中難得須
此幹置者千萬不外如聞公有意入京不知幾時可來
如得一會何幸如之柳一已在此一訪值出未見也僭

居在蒲池寺去此稍遠數日頗有新事左揆已出陳州
君實代之蹇老知和州授之廬簋餘不能盡報去劉莘
老中丞旦夕授也黃安中龍直知越州靜菴不管閒事
最妙最妙

與潘彥明四首

辱書喜承起居佳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為久計
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棲溷亂故人旬日而
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丈丈傾逝聞之悲
怛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某衰病懷歸
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悽惋未由徃慰惟冀節
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今子各
計安寶兒想見頽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坊果

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為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灾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為再三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蕪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遍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止

殊慰想念京塵袞袞無佳想緬懷昔遊悵惘而已昌言
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暄千萬
節哀自重

與王慶源二首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即日遠想起居佳勝叔丈脫屣縉
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行有
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歸陪杖
屨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拽脚相送

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呵呵何幸如
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少
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為學想日益早奮
場屋慰親意也知宅醞甚奇日與蔡子華陽君素聚會
每念此即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諭要盡酒後信手豈能
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蕪無與鋤治忽致手教累幅稍
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
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
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
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為衆自重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數

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之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數字
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拙
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為入石安溪亦佳不
然寫放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佳勝承旦夕啓
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遠去有
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二首

違濶歲月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雅
度有以容之比日切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某蒙庇粗
遣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毒熱
伏冀順時為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佳勝欣慰不已
暫還舊席即膺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尤為

厚幸區區即遂面究

與知縣十首

紛冗久疎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溫起居何如未
由展奉徒深渴仰尚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屢辱書數裁謝但苦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如
惠笋已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愧無已

又

頻示誨感服勤眷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果
爾否

又

近者疊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枉手教具審起居佳
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少款聚未間萬萬自重

又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比日履茲伏暑起居清勝咫尺莫
由會遇引領來塵庶幾少盡區區未間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住勝思企高義未緣款奉臨
書悵惘示諭書醉公石固佳但目昏罷倦每書過百十
字輒意闌恐旦夕少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即裁答
可量愧悚宿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暇想
有以為樂此外萬萬自重

又

叠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蒙不鄙
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切
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
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
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高絕非此句無以發揚醉公也雨
冷起居佳否二碑納上

與人二首

辱教伏承尊體康勝某以拘文不克造請初不知微恙
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當倍加保愛也

又

違澗忽復周歲思仰日深衝涉薄冷起居清勝即獲瞻

奉下情欣躍區區併遂面盡

與張正已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佳勝寶月書信并念二
姪一書煩從者附行不訝不訝正寒衝冒千萬加愛

答李方叔

翰林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丰容雋狀甚可貴也有文如此
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
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

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耳幸照察

答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諭某何敢當徐思
之當不爾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
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與王慶源三首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即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職
北扉皆出獎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屨為

江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殊大報
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悵悵殆不勝懷想叔丈與丈人
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清貧難堪然熬波之餘
必及鵠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人
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為上策也某
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

公千萬保愛得為江邊攜壺藉草之遊樂如之何

又

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却是小兒子輩聞翁要此頗盡
功勾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秦二君皆
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卷並託
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責

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
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
間關身事持有此耳願更著鞭區區之禱也

與范蜀公六首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
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頽靡雖非
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
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萬萬為國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効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夫絕意軒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

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大望
幡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為
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謹奉手啟區區萬一

又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
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况
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
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為朝廷下為子孫親

友自重不勝縷縷

又

近者子豐攜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二
子甚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丈意幸
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書

悽愴

與楊元素二首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履茲微涼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否不若遂遊廬阜況職當按行他日世事一復奉諉欲為此行豈可得哉餘惟萬萬為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畧蓋為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

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為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偽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變和之數日有旨與言

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兼卧嫌若復伸
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為察之褊淺多忤有
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自附啟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
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既深得民
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行春之
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鎖宿殿廬

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為醫有過人者識
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碌碌無補久
以為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見豈勝
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爾冗中不盡區區

又

邑子每來稔聞豈弟之政西南泰然不肖與受賜多矣

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就也
曾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
見否

答呂元鈞三首

適辱教值局中不即答悚息悚息熱甚尊體佳安隆暑
衝冒何不少待秋涼必亮此意非面莫盡香不欲附去
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諭餘俟
朝中可既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
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
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閔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
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尚屈太官未厭公論耳季常
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耳來

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荅史彥明主簿二首

別後冗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深
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懷歸請郡未獲何時展奉少道
宛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又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顥叔去
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春龍

鶴菜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為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二首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為愧比日

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
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枝此希
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閒自然得道也某
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
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啟上問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
松柏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意輒送暖脚銅缶一枚每

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憂責自重顏衰鬢禿不復江上形容也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遊發於夢想也洗眼揩牙藥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下有幹示及十二十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艾清臣

亦然京師兄迫殊不款曲也

答龐安常二首

久不為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佳
勝感慰魚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
為傳世不朽之資益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為作題首一
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
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
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晚何者為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為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程懿叔

人來辱書喜知起居佳勝眷愛各萬福郡政清暇稍有樂事處以無心強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弟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尚未到亦不聞遠近之耗未緣會合新春

保練別膺殊渥

答李方叔三首

疊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住勝示諭固識孝心深
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
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書墓誌
者獨以公嘗為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決不為所
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公度某無他
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今恨不能
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如教
不罪不罪某暮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覩縷

又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
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餞餘年不知果
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

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卧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壻清虛陰
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
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
乃以此為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
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
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叔

辱書并示伯時所畫地藏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得於古者為誰何但知其為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上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醞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住勝洗玉池銘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修之說

更刻於石柱上為家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
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
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三首

久不奉書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分
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小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尚冀

以時為衆自愛

又

某尚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歲
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
今附趙君齋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略
祝願過悚息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須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弟

某捨絹一百疋奉為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中大
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座及侍
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此絹而已
若錢少即省縷刻之工可也乞為指揮選匠便造造成
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也煩勞神用愧
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法

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信偈
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信自講
入禪把攬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以補闕逸
未即相見千萬為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復成字

與張元明二首

數日起居住否有一詮秘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腸
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此一
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住勝適在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切
告輟忙一往他必不敢苛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愛急
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佳否送行詩別寫得
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答劉元忠三首

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諫
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住否詩文皆大佳然法
曹君所製尤佳也為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詩為謝
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奈何奈何盛德之後
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而已
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衮衮未暇成當即寄去也所要
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為他人求也既不識
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為此名號也
必亮此言黃素却寫一絕句納去不訝

答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兼極令姪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慰之
懷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為郡粗遣衰

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
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
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期則拜
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嗇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屨上
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簪聊表遠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
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三首

辱回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勝

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飢渴專人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入使
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二十
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三日勅限不知
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也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却可迎中

使老業未盡有此蒼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馬為
幸

與潘彥明二首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頗
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放懷自得
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公頗見念否何時會合臨紙惘
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為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煩
長者丁囑一幹人令剗買紙錢數束仍厚鋪新芻於墳
前一酹而燒之勿觸動為佳恃眷念之深必不罪干浼
悚息悚息

與程懿叔二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東
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在假
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尚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觀去此

雖暫病亦欲漸為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聞當即召
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且
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道得
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為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北趨歸
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惘惘

答聞復上人

辱書并詩誦味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諭
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在告
今日頗快來旦欲出視事然尚少力粗和得來詩未能
盡意花瓷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也詩中似
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德麟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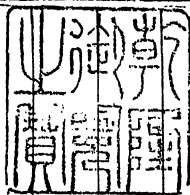
候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忤不已比日起居何如
養痾便郡得親宗彥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略想蒙恕

察

又

明守一書託為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
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
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
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欵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
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時乎此
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

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
當為致意



東坡全集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_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_臣楊復孫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八十三

宋 蘇軾 撰

尺牘一百一十一首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首

杭州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
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彫落
惟明有老師抗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
比來時得從辯才遊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不得

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為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
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者
不知果有否如有竊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竊望
仔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者齎歸上石
也惟速為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

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自古制如此
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
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為龜趺承之請
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三首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長夏
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重

又

昨日辱訪兄迫未遑詣謝領手教具審法履勝常為慰
語錄蒙借開發蒙鄙為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惠顧此意之
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日深
馳仰寒凝為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

湧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公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屈臨
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人還辱書蒙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採擇深所未諭也衆
意堅甚計雖百却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即見
不復覩縷

又

衆詣漕臺敦請已許為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求

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此不
如今日赴衰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能
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吾師
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欽企欽
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此日法履康
勝某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也

與佛印禪師三首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戒
體輕安又承退席雲卧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跂尤
劇

又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具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

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峙名壓
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趨裝途中善
愛

又

塵勞袞袞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逕而聞聲歎
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
恩擢真詞林進陪經幄是為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
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孫正孺二首

數日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履茲餘熱起居佳
勝某已八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麾且輟忙為公作得
送行詩跋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會合千
萬保愛

又

某頑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否濶遠無他囑惟倍
萬保愛而已勿將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入石

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少着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安旅宦寡悰思歸未由豈勝恨恨某為權倖所疾久矣然拮據無獲徒勞掀攬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未緣會聚

惟冀以時珍衛

答王聖美

昨日庭中望見喜慰久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造門尚冀邂逅復少須臾人還布謝草草

答青州張秘校

承攜長箋下訪不克迎奉為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示諭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叔文傾逝尋遽中奉慰疏必已聞達
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已叔
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鄉閭於場屋晚乃少遂終不振顯
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為心乃末戚區區之
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邇中辱書人至復枉手示併增感慰即日起居如宜裹
事薄遽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惋歎尚冀寬中毋

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哀詞恨拙訥不盡盛德聊塞孝心萬一何日西行
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歎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聞
動止為慰餘非面莫究

答楊禮先三首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感慰兼
集厚貺我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媿灼

又

話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住佳勝明日果成行石拙
詩聊發一笑

又

久濶違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來
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無恙

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為悚作衰病懷歸又復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禪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為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既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逋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學無以塞盛

意悚怍而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為詞謹以撰成付來价具一已先適矣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摹刻手書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

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為佳也若公已替即告封此
簡與吳道人句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
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
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
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
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于

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
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
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荅龜山長老四首

忽辱書感慰無量此日法履佳否名為實賓學者之意
師何用此重煩示諭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為衆自重

又

張君予都尉聞是舊擅越為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議

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予貴知到也本欲為書海照
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非久待告文安
國為作篆字也

又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履茲餘寒法體何如側聞
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既下想慰衆意未瞻奉間千
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法履清勝山門久隳經始為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自改觀矣未期會集幸為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首

阻濶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只衰疾倦於遊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煩置白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保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儼裝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跋
涉自愛

答王定國二首

潁州

辱書感慰謗焰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
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
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為之在杭
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慙汗若使定
國居此所為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

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綦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又

張公卧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雖不肖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有形迹實願傾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賴方有少暇正

欲編次而遽索之且乞定國一言檢閱仍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
矣佛陁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為無理
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
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

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閑中抽頭得此閒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為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荅參寥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而
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真文一首并銀二兩託為
致茶果一奠之賴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閒寫去
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在賴一味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紫
衣脚色已付錢今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遞至智果

也四公子亭他輩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惡之甚
故未可也必深悉此賴上人道業必進託為傳語聽公
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邁已赴河間來書續附去次少
游近致一場鬧皆羣小忌其超拔也今且無事閒知之

與汪道濟二首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馳仰
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汶上而勅未下老病不堪寄任方欲力辭未
知得免否令子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到潁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蹶躅無地中間辱書及
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即有此
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
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近而老病務省事且自潁入淮矣
不克一別臨書悵悵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宇獲遂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佳勝某已達泗上迎送人

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鉢晚遂發去逾遠左右回望悵
然尚冀保練以須顯拜

與孔毅父二首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
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為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
蘇者正坐此事耳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此
間去公咫尺耳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云公欲括田而
招兵近間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顧公來者

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面見臨紙惓惓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即於遞中上謝豈不達耶續蒙示諭王
景尋文集某猶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大夫
以某不作銘誌故變文為集引耳已屢辭之今恐未可
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婢偶傷火湯
初甚驚惋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知在京數日見
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毋撫之如已出也除夜紛紛奉啟

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陳
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住勝切聞屢進拜喜抃無量與
子功同侍邇英此最縉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許講罷
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住勝為慰某凡

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即當力辭乞
閒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羣望未間千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為此中間數公益
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寫已辭數
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直日會
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答直懶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
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即欲奉書為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
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之喜
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
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乃似辭難
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何如乍遠千萬為道自
愛

答趙德麟二首

人來辱書伏審履茲畏暑起居佳勝為慰見念之深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獨賴晁無咎在此方憂其去若果得德麟為代真天假老拙也既未欲來此寄居常令為於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間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竊計起居佳勝得舍弟書奉太夫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懽慶到郡兩月公私勞冗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侍奉外千萬保重

與人三首

欽服下風為日久矣遲暮相從傾蓋如故非氣類自然
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康福
感慰深矣臬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

又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弛廢過蒙手書存錄益
用愧負比日起居佳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即超用以慰
公論未間萬萬為國自重

又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翛然忘歸為益多矣別來起居
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乍熱千萬保
重

與范子功四首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天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
者已散去竊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惟千
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又

辱教承晚來起居住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領珍
感珍感栗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箇琵琶耶
呵呵

又

宿來起居住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啟聖公能枉轡
甚幸子由明日真酌後便往啟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
畧到押賜處便往

又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茆感感獨飲
一杯遂醉書不成字

答李方叔六首

別後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何
如未由會面萬萬順時珍重

又

專人辱啟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貺甚厚非所敢當又

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佳勝惠示獬皮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益妄也信菴元不發却付來人益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間千萬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貺高文極為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是益具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日雖獲屢見迫於多故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體
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見未
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日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不
可言手教為慰慙感無量苦寒諸况何如常日不獨以
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病疲曳

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人還不一

又

連日殿門祇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佳勝來日行香
罷又須一吊康公晚乃歸方叔能枉訪夜話為別甚幸
餘留面話

荅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有
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故人

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與鞠持正二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住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
水圖四面頗為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掛
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即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
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

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為
辨秘之秘之

答趙德麟三首

還朝

累辱手教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佳勝大禮日近隨分冗
迫未得即見賢者深增悵惓也乍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紛紛尚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佳勝否甘釀佳
貺輒踐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台候佳勝拙疾猶未退尚潮熱惡寒也來日必
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適會如此
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喜漸安
卧病書此不謹

與人三首

吏役往還得見風采為幸已多重承存錄延顧極厚感
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冗迫不即裁謝慙負可知令子齋

郎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深尚冀
珍調少慰鄙願

又

辱示長箋詞旨過重適少冗迫來使不敢久稽未及占
詞為答想知照未甚訝也惶恐惶恐疊蒙惠長松以扶
老病感佩不可言天覺臨別時亦許寄來因到彼可為
督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深何以及
此未有以荅厚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餘面究

又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負愧深矣知
明日啟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

與王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款奉竊惟起居佳勝寵示新
作感服至意

答楊濟甫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為慰衰年

責咎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
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師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
強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
為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淒淒斷惟千萬順時自愛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比來尊體佳勝甚慰
繫望骨肉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歎知兄杜門守
道為鄉里推愛弟久客倦遊情懷常不佳日望歸掃墳

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卑懷重承誨諭惶
悚之至正冗迫中不敢久留來使未暇寫諸親知書乞
為致意非久徧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實石上除字
外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才著欄界便不古花草尤

俗狀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告照管模刻仔細為佳不罪不罪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為學勤謹事舉業尤有功
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修飭乃是
顏閔之孝賢於毀損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乍失母毀痛
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為
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斂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

送二千為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弟三首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兄迫不即奉書想未訝也比日
體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郎君
為學勤至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賀無疑向聞弟
當復入來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見不用憂
未相會間千萬保愛子由為朝陵去未及奉書

又

十郎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稟小二叔教誨
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曹事辦集上官必
不汝遺劉漕行父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俟到定
州欸曲作書也餘惟侍奉外多愛夜中目昏不成字勿
訝勿訝

又

方叔兄未及拜書且為致意子安三哥近有書未及再
上狀因見亦為致懇

與子由赴定州

某為迫行事冗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為致意近者奏辟
吏部胥子初妄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及反
覆詰之廼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成資後
別無遺闕即不該入遠可以奉辟某尋有公文申部乞
會問本州即見得成資已前有無遺闕凡爭數日乃肯
據狀會同請與孫子發言略說與本州官員言早與果
決分明回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為猾胥妄生枝節

或更孫宣德與一顧就及本州官員及所填替非有服親一狀尤佳京師大抵官不事事而吏橫也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潁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即日起居何如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當又睽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荅范純父

所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宗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徧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二首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慰浣深矣奏掄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宇已令粗葺什物粗陋然亦粗足更有幹示喻塗中幸不滯留早到慰勤遲幸也

與錢濟明二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極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戚初不知奉疏後

時慙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悵悵

又

寄惠洞庭珍芑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嘉貺也無以為報親書松醪一賦為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李隱書云公有一癩藥方極神奇某長孫有此病多年不差

可見傳否如許幸遞中示及

與孫子發二首

南遷

人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慰
某到邢甚健忝鄉且親平時不為不知公因此行觀公
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為朋友光寵餘惟
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前定然

必有聞於時而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臨行
不盡區區

與開元明師二首

辱簡并惠扇碑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為陸
行計無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餘回納不訝不
訝

又

辱書具審法履佳勝且知從者嘗至符離見待久之感

愧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却附來人納上
元本未會集間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企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奉
伺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杳在磁湖夾阻風已累日今日
風亦不苦順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德翁今
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

與張元明二首

前日承追餞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以增感慨
比日具審起居佳勝萬里之別後會杳未有期伏乞善
加保練

又

遠辱專人惠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乏衰疾有賴矣感刻
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自此音問遂隔曷勝悵悵

與黃元翁

某垂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恤孤旅之

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歛見也

答劉無言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之終身庶
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孫子發二首

別來思企不可言比日尊體何如某蒙底粗遣旦夕離
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
順而已幸不深慮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為致意過真定見楊
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
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年一京
削敢煩子發為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一起寫
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裁荅間倉猝南來遂以至今比日竊惟起

居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俱竄
家屬流離汙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而已任
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
書也懿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無期臨書惘
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答錢濟明三首

惠州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
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

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惟絕嗜欲節飲食
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友
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厚於舊高義凜然固出
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

又

近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尚稽荅謝愧悚之至遠蒙差人
固佩荷契義而卓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荅其意與寫
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欲得也賤格甚高

想見風裁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枚疑可以奉親故不可以微鮮為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蒙令子惠書回答簡率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成切勿示人千萬千萬

答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下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慰交
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
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
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益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
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為難蓋嘗
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
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

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荅徐得之二首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之餘孝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既習其水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頻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

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瞻企邈然臨書惘惘乍熱惟
萬萬節哀順變自重

又

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攜具來相就
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悽然君猷諸子得耗否十
四郎後來修學如何

答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寄遠妙詞亦

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飾
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
之察之

東坡全集卷八十三